

## 『悲懷書簡』

R：

駛往台北的客運車正以穩定而緩慢的平速前進，窗外連續跳動的景物，恍如夢中突兀而抽象的色塊與線條次第呈現，望著眼前緊密相連的紛亂，我卻意外地感到一股奇異的平靜，這種平靜甚至可以被巧妙地處理成停格的畫面。畫面中是一株垂滿鬚條、年老而扶疏的榕樹，樹下有一口嵌陷入深層地表裡、老舊的古井，井內蓄函著幽靜的寒水，水上是一片從來不曾聞風而牽動出紋皺的水平面，而這水平面正似我內心那股因為過度翻騰而渴望沉澱的平靜。

R，我滿心喜悅地想讓你知道，在我持續向歲月投擲過多精緻而年輕的生命之後，遺忘，終於不再成為思想上艱難地穿越了。厭倦於總是將過多的情感棄置於美麗的象牙塔中，觀賞，卻無力觸摸塔中的悲喜，因此，我決心封塔，伴隨著與世隔絕的悲壯情懷。

當中這整整二年的四季寒暑，就在我等待拯救的蓄意停擺中，緩慢而漠然地消失轉移。在等待的歲月中，時間恍若頓時喪失本身客觀的衡量標準，卻像是幽幽蔓延於世事流光中的一道銀河，何其模糊，而且漫長。而我就像是那位蹲踞在河岸上頹然寫詩的老婦，殘損的身形漸趨模糊，卻仍執意日日夜夜地書寫，以靈魂、以生命，在漫流的水面上，用乾癟、枯瘦的雙手，寫著別人看不懂，自己卻已瀟然的悲歡離合。然而，我卻不是真的在等待些什麼，事實上，我只是為了哀悼，哀悼你唐突的死亡，哀悼你驟然殞逝的華美和燦爛，最後，哀悼我自身因為過度早熟而導致快速萎縮的靈魂。

然而，R，我必須全無絲毫隱瞞地向你坦承，在我心裡自始至終最強烈、最原始的念頭，卻僅僅只是為了想維護，維護我腦海中記憶抒情區域裡關於你的絕對，當情感在現實生活中被迫中斷、抽離，當現實蛻變成回憶是既定命運的時候，那麼我唯一能做的將是傾盡所有地維護這份回憶的完整性，並使之保存於不朽的絕對。

有好長的一段時間了，我開始不會失眠，這樣的轉變和你剛離開時是截然不同的二種境遇。當時的我，幾乎隨時隨地都迫切地尋求著深沉的睡眠，然而，睡眠卻因為我無法停止思考的清醒意識而遙遠得摸不著邊際，就像擱淺的鯨魚渴望海洋，海洋卻因為深深地迷戀著月光，故而從此拒絕潮汐的升漲。你能體會這是一種何其遙遠卻又何其貼近的絕望嗎？我終於開始學習蒐集自己和海洋等同密度的淚水，企圖氾濫出另一面適合鯨魚的海洋。然而，一切就像承受了詛咒似的，如今我的睡眠卻總往往呈現一種平靜而安穩的短暫死亡狀態，彷彿沉落到靈魂最深處的井底，是一次一次過於深沉的熟睡，過程中甚至是不太發夢的，每次早晨醒來，強烈知覺到的只有室內的光線和自己的呼吸，除此之外，腦海一片空白。

必須承認，這的確是在精神上經過某種程度的再沉澱、與再攀升的交互作用結果，方可能達到的成就。曾經，我的內心世界像極了一片必須仰賴鹹溼清淚灌溉的貧瘠之地，是一種歷經極度荒蕪徹底滲透的頹喪。然而，我卻無法迫使自己少流一點淚水，因為這樣的舉動，看在鯨魚渴望海洋的胸懷中，無疑地只是一種無意義地節省。雖然我明明知道即使哭汪了所有的黑夜與黎明，你也不會再有絲毫的知覺，然而掙強的淚水卻堅持在每一次黑夜與黎明的交界時刻氾濫，並狂暴地滲漫著那一片赤裸的貧瘠。最後，淚水終於乾涸了；最後，鯨魚終於擱淺在日落的沙灘……。

前幾天夜裡，我彷彿感受到來自幽冥之地關於你的召喚，深沉的睡眠中意外地發起了夢。夢中晞微的光源乎隱乎現，光源的盡頭，我見我襲著一身深紫的薄衫蹲距著，趾前是一團野紅的火苗焚竄，我顫抖的雙手對著火叢投擲一頁一頁，而那一頁一頁竟是高中時期所寫下的週記、作文和日記，夢中我漠然的表情兀自神閒氣定，眼神卻又明顯地呈現著一種流不出淚水的極致哀傷。從睡夢中驚醒，夜依舊在，發現全身因為發汗過度而濡溼，彷彿身體剛剛流完一場過份疼痛的淚水。翻身下床，將高置在書櫃最上層的黛紅色鐵盒取下，鐵盒上頭沉落鋪漫著整整二年的塵灰，手掌輕輕拭過，驚訝於鮮豔的紅色依舊亮眼，這才明白，原來歲月的塵埃僅能覆蓋，並不能掩埋，更不可能使之腐爛毀蝕。鐵盒裡完整地保存了高中時期的週記和作文，觸摸著它，就彷彿正觸摸著自己充滿禁忌的靈魂本質，是一份充斥矛盾的寬慰與悸動。眨眨凝視著導師欄上你的名字，心頭隨即蒙上一層不明就裡的沉鬱和低落、一陣非理性的觸動。翻開內頁，裡頭蔓爬著你批閱撰寫的端正紅色字跡，我卻在恍惚間親眼目睹了翻滾於前世來生，關於你和我的紅

塵情事，而這也許就是連孟婆湯都無法摧毀的隔世記憶吧。記得你曾經提過，批閱我的週記竟已成為你生活中相當的喜悅與成就，因為在文字的放縱與收束之間，我的思想經常給予你龐大的啟發，你形容我就像一顆不拘型式的發光體，總是能夠恰如其分地散發光亮，然而並不是企圖想照亮什麼，就只是為了單純的釋放。你亦同樣深深震驚於我本身早熟過度的思維和敏銳，感覺我就像一朵過早綻開的水蓮，承載盛多沁涼剔透的朝露，期待靈魂深處召喚一次次風吹草動的露水姻緣。然而，你又可曾體會到，你的適解風情竟是我當時精神上唯一的陪伴與安慰？早熟的孩子畢竟是很難在同儕團體裡被瞭解與被接受的，所以我只好不斷地閱讀，不斷地在無聲的世界中尋求有聲的激盪；不斷地書寫，伴隨著猛烈好比宇宙洪荒、極致更甚海枯石爛的生命情調書寫。我時時刻刻追求攀昇和超越，而當時的你就像我生命中唯一的知己，和唯一的伴侶。

R，「師生戀」在你的想法裡算是一種罪惡嗎？在世俗的眼光中，它就像是人格瑕疵及道德污穢的代表行為，然而，我卻必須讓你明白，在肉體上我確實從來不曾慾望過你什麼的，我所慾望的，只是能夠在精神上持續長久歡愉的交媾，並促使彼此孕育更純熟深湛的思想結晶。在相處上，我也從來不曾為我們之間的關係釐清界線，不是介於師生之間，更是非關於男女，我只是將彼此視為二個獨立的思想生物，各自伸展敏銳的觸角，期待彼此的心靈和語言悠然相會時，生命中遲滯的永恆及深沈的寂寞將獲得釋放。所以請你諒解我最初流於鄙俗卻又過度純淨的越軌企圖，我只是在嘗試為生命創造一些不朽的藝術，以及具體的永恆。

一次一次的生命，消失在寰宇裏；深沉的表情是一種語言的傳遞，但聽不見聲音。從來不思想歷來悲劇的醒心哲理，因而更加執著於故事起始即已預示的命運。

你的頭顱裡長了一顆惡性腫瘤，生在無法開刀的尷尬之地。從此，醫院的長廊之於我的生命意義，開始象徵一種悲愴而疲憊的殘戀。長廊，杳無盡頭，昏黯，我幽幽俯視霉濕的氣味，彷彿心繫兩頭，泫然欲泣於記憶之初，以及迷惘的未來。

每個星期六的午后，我總會攜著週記本去探望你，並靜坐在床頭旁溫習功課，等待你把週記批閱完畢，這是你所要求的，希望我們保持文字思想的交談。默默中，我等著你流下眼淚，你卻不曾說出一句感傷的話來。我總是偷偷用餘光靜靜地端詳你，是青蒼的日光削瘦了你的臉？亦或是我貧血的心境將世上的一切

均壓縮了！我心下默許，神呀！這回我絕對誠心屬意，以全部孤寂傾注，請替我全力挽留眼前這個充滿戰慄與深淵的眷戀吧！

最後一次去探望你，遇見師母蹣跚而模糊的背影佇立在長廊的盡頭，我看著她以幾近靜止的緩慢前進，癱瘓的情緒散發在她身上的每一處細微。必須承認我內心最深處、最真實的情感，竟是何其強烈地羨慕著她，縱使其中必定參雜某種程度無法抑制的嫉妒心理，但請你相信我也同你一樣深深憂傷於她眼波裡流漾而出的無助。遙望著師母微微突出的腹部，我竟然荒謬地奢望起她肚子裡稚嫩的生命，將來出生後會有幾分像我的形貌，證明我們確實從事過精神與靈魂上深入地交媾。當然，我可以想像當你知道這個想法時，臉上將會顯露的詫異，這確實是可笑致極的。

那一天，我看著師母走進病房，然而，我卻在病房門口止住了腳步。隔著房門，聆聽著房內流洩而出的長笛樂聲，悠揚，同時悽愴，我完全可以想像這就是師母發自內心劇烈的絕望與疼痛，我似乎聽得見她那斷裂枯殘、嶙峋斑剝的身軀，正傳出陣陣的嘶喊，迴盪，復迴盪。

而這是最後一次我去探望你了，雖然只是隔著房門，卻像隔了一生的距離般，杳茫無盡。頹喪地跌坐在幽暗沉寂的長廊盡頭，靜默中，我彷彿看見你噙著一眶淚水，不久，終於延頰滾落，並且從你的，延續到我的……。

前幾天整理家中書櫃，不期然瞥見一片自書中滑落的楓葉，猛然想起是在二年前出席你的告別式時，在會場附近撿拾到的，隨手放進背袋裡。我試著用手心冒出汗水，一點點滋潤葉身，葉脈逐漸清晰，浮現出乾癟了無數個四季寒暑的軌跡，我甚而貪心地尋求葉綠素的蹤跡，終究無處可覓。耳邊隱約迴盪我們最後一次的談話，雖然你只是寥寥的數語，你說你明知愚蠢，但仍想證實自己對抗生命消失的意志力，更想體驗在清醒中與世告別的莊嚴情愫。

終究無能為力，我只能將你化作尊榮，並高高舉起。

然而，在歲月悠遊的光中，只企盼下一場你仍是你，而我依舊是我，不論是未曾出水的蓮，亦或是出水後的荷葉，仍是開得自在，卻什麼也不曾失落過。

然而，終究必須承認，悲壯的情事不再只是你匆匆地來，又匆匆地去。

然而，R，我最後的想念，畢竟還是你……。